



《年代诗丛 第三辑》，韩东主编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25年1月

“诗丛”是一种将多位诗人的诗作或诗集以丛书形式结集出版的文学载体，通常具有统一的编选理念、主题方向或风格定位，旨在系统性地呈现特定群体、时期或流派的诗歌创作成果，是诗歌传播、保存和研究的重要形式。

“年代诗丛”系列先后于2002年、2003年推出了第一辑、第二辑，为许多青年诗人提供了崭露头角的舞台，也为广大诗歌爱好者呈现了一批风格各异、具有时代特色的佳作。20多年后，凤凰文艺出版社重启“年代诗丛”，于今年1月推出了第三辑，共收录旋覆、朱庆和、叙灵、方闲海、唯零、李万峰、竖7位诗人的作品。本期特邀诗歌评论者，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“年代诗丛”第三辑的独特魅力与价值。

——编者

观察之眼与表述之唇

□李 壮

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，大型的诗集丛书(诗丛或诗库等)常常承担颇为重要的功能性戏份：通过特定的选择策略和集群式的推出展示，这类诗集丛书可以推动诗人诗作的经典化，或强调特定的诗学观念、诗歌眼光。换言之，这是一种想象召唤和秩序建构行为。

在此不妨列举印象中的几例。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“蓝星诗库”，这一图书品牌1998年创立，2012年推出过“蓝星诗库金版”丛书、2023年又推出了“典藏版”系列——追溯我个人的阅读经验，对昌耀、海子、西川等诗人的阅读，最早都是从大学图书馆书架上的蓝星诗库开始的。后来离开学校，摆放诗集的地方变成了自家的书架，那些“穿套装”、成建制的诗集依然显眼：作家出版社的“标准诗丛”、楚尘文化的“新陆诗丛(中国卷)”、小众书坊的“中国好诗”系列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“新诗典丛书”(一系列的“四十年诗选”)……它们组团披挂、并排站在一起，仿佛呈现出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某种阐释性拼图。这一序列中显然还要加上韩东主编的“年代诗丛”：在21世纪初推出两辑之后，“年代诗丛”于20多年后重启，于2025年初推出了第三辑。

诗丛屡见不鲜，细察便会发现各有侧重。比较之下，“年代诗丛”第三辑颇为特殊，其意图并非特别倾向于经典化加持，而是着意于一种对“优异而隐秘”(诗从封面介绍语)的发现。说得更具体些，这一辑诗集推出的大多是优秀且有个性，但相对不太为人熟知的诗人的诗作。本辑诗丛的七人名单是：旋覆、朱庆和、叙灵、方闲海、唯零、李万峰、竖。以上7人，似乎都不是传统文学期刊的发表常客，也没有获得过太多文学奖项，他们的名字对于大多数诗歌读者来说可能相对陌生。包括我自己也得承认，7人之中，我此前就有过名号耳闻或阅读记忆的，也不过二三位而已。但话语场意义上的“熟知”，从来都不能简单同文本质量画等号。此次系统翻阅之后，我认为诗丛中的很多文本都是非常优秀，甚至令我惊异的——这其实是再次向我们提醒了“名”与“实”的关系问题，当然，是用了一种温柔、沉默的方式。

“优秀”是一种整体性的价值判断。作这判断并不难，难的是如何具体阐释“优秀”。落实到7位诗人个体，逐一展开详尽论述在此显然并不现实，我想到的是一种策略是，每人取诗集第一首诗或诗集同名诗作为例，间杂加入其他令我印象深刻的诗句，以点带面作一介绍性的浅析。

——朱庆和《我的家乡盛产钻石》。朱庆和的诗集，内容多与故乡记忆有关，这是

很传统的选题方式，但诗人书写故乡的具体方式却非常独到甚至“邪门”，经验本身未必新潮、但对经验的处理十分现代。诗集第一首是《杨仲然的早晨》，这首诗有一种“庸常化的新鲜”和“无特殊的仪式感”。它是对9岁女孩杨仲然一个早上诸多生活片段的截取，其实这个早上与其他许多个早上并无不同，“今天的事情就已经在等着她了”。但一种日常化的隐秘间离感，把这女孩的身影从生活的含混洪流中凸显出来：“早晨密集的光线无法分离开/他们之间保持的距离”。光线的强烈照耀感与和光同尘的平常心，以悖谬性的方式纠缠在一起，生活既是常识，也藏有瞬间奇迹：那些石头，在玩耍的孩童手里化身钻石，这种象征性的光芒脱离了特定时空框架便即刻瓦解。

——竖《饭泡粥》。第一首《走》令我大为惊异。这首诗以复杂但精确的方式，叙述了在想象中用足迹走出一个A字的过程。它几乎是把一种纯粹精神性的想象，具化为身体动作的现象学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表述这个奇怪的过程？带着这一问题进入，你会更容易发现这首诗的难度与力道，发现其看似随意之下的精确和严谨。类似的还有那首《火车的关系》：凝视的目光、鸭子的存在、铁轨和并未在场的火车，构成了既具体又抽象的逻辑关系，一首诗呈现的既是独立成篇的现象、也是环环相扣的因果。有趣的是，《饭泡粥》中并不存在诗集的同名诗，但这个书名本身也构成了对诗集总体风格的暗示：干与稀，抽象与具体，现象与知觉……二元对立的背后却有有本质性的相通，这是最淡定的日常，也是概念的奇观、语言的魔法。

——方闲海《社交恐惧症》。方闲海的诗风很“海”：带着咸味，在自由、凌乱、随机的波纹中，呈现出内在的整饬。第一首诗《e夜》把爱具化为一支烟的尺度，爱很狂躁，却是通过“一动不动”的场景折射出来。诗集同名诗《社交恐惧症》则是把如同静止的“动”和暗藏骚动的“静”结合起来，转悠在人群中的颓废者，如同虚想中扔向湖面的石头，它们都在恐惧中快速飞行，等待着它们的，是湖底淤泥的沉默预感。

——旋覆《蜜蜂说》。诗颇有禅意，却常是通过扭曲变形的方式展开表达。第一首《扶帽子的女孩》聚焦反复扶帽子的细微动作，分裂感中有神秘闪烁，讲述的是病态、呼吸里有安宁。《蜜蜂说》一首置于最后，充盈着人与万物的共生同化感：蜜蜂似“我”一般开口，“我”则如蜜蜂一样亲近繁露。

——叙灵《鲸鱼马戏团》。读完这本诗

集后，读者不难辨识出诗人自身的复杂经历，但这些经历本身并不被施以主观化的凸显，更被凸显的其实是不同经历语境下观看到的天地自然：第一首《春天谣曲》本身确如谣曲，人的主体性存在融化于春天风物方才获得阐释；《鲸鱼马戏团》里把自己比作动物，《巢》里诗人主体的观看视角则干脆隐没，装置性的容器(鸟巢)中，盛放的也只有天地的离去和空无——“里面装满了/枯叶/与满山空气”。

——唯零《别的部分》。第一首名为《一切如常》，其实诗人对“如常”的关切，往往是以反常性的词语爆破方式体现：对一群人的怀念，忽然铭刻进树的形象，“树杈一样不可磨灭”这样的句子，一眼不可理喻、再看确无匹。

——李万峰《壁虎》。作者常常把飘忽的情感体验凝固为某种“视觉化景观”，全书第一首即以《注视》为题，对“你”的注视消隐于对世界的注视；类似的是《壁虎》一首，对“认识的人”的追忆，落脚在“我们”对一只壁虎的共同“喜欢”，时间体验被转化为空间形象：壁虎伏在天花板上，而天花板是“要不了多久就要垮下来”的，视觉平面上写满流注预感，我们不妨以一种“过去未来时”来理解这句诗，天花板(以及一种熟悉的生活)后来不久就会坍塌、或它已经在未来塌掉了。

总体来看，“年代诗丛”第三辑7本诗集在风格上是比较多元的，7位诗人的年龄身份背景、包括其诗作的题材经验和风格取向，都各有不同。我们似乎不容易将之作为某种具有一致追求的“群落”或“共同体”来加以论述。但整体上的共性依然存在。

在我看来，其中最鲜明的共性特征有以下两点：其一，是注重现代性的经验挖掘方式，注意，这里强调的是经验挖掘方式的“现代”，而未必是经验自身的“现代”。其二，是淡化“修辞”、而强调“前调”乃至“声音”。再往具体里说，前一点是指，7位诗人都特别关注那些幽隐、边缘、易被遮蔽或忽略的经验，它们大多出自日常，却游荡于日常的边界和缝隙，是日常中旁逸斜出、不易被定型捕捉的部分。这是诗人锋利而另类的“观察之眼”。后一点是指，7位诗人都不爱刻意使用繁复的修辞技巧，风格总体偏于口语、晓白，但个人化的语气特征和表述习性都比较鲜明，“使用母语”一事在他们笔下显得简单直接、却又呈现出别样的个性和张力，乃是诗人独具风格的“表述之唇”。这或许可算作一种不算总结的“总结”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副研究员)

虽然是否认，却指向更具体的诗人存在

□臧 棣

对于后世的诗歌史研究，也包括当代诗歌的阅读行为，“年代诗丛”更突出的价值在于，韩东自己的诗歌标准在诗集编选过程中的施用。

不可否认，“年代诗丛”的遴选标准带有韩东个人鲜明的审美印迹。对此，有些人会觉得编选范围不够开阔，入选的诗人在类型上似乎偏重“口语风格”。但作为也主编过几套当代诗丛的诗人，我恰恰认为，当代诗丛的编选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不在于编选范围是否过于狭隘，或编选的审美标准是否过于个人化，反而经常是由于编选尺度的过度包容，造成了风格的混杂，从而削弱了诗歌的读者通过诗从应有的风格倾向性的集中展示，认识和提高自己对当代诗歌辨识的机会。所以，这里，不妨强调一下，韩东的诗歌标准固然有强烈的个人趣味，但对于“年代诗丛”而言，恰恰是异常难得的文学质量的坚守和保证。即使从某些角度看，入选的诗人和作品偏向口语风格，但只要作品本身的质量经过了一位大诗人的严格遴选，都该心存感激。毕竟，韩东的眼光，代表了一种文学阅读的筛选机制；这对读者来说，节约了阅读的时间成本。退一步说，即使不赞成某些诗人的风格，也有了可以与之争论的代表性的对象。当代诗歌的阅读或批评，最怕的就是，缺乏针对性的浮泛的议论。比如，人们经常议论所谓的“口水诗”，并不涉及具体诗人具体作品的泛泛而论中，用“口水诗”涵盖对带有口语风格的诗歌类型的针对性的非议。“年代诗丛”的问世，就我自己的观感而言，至少可以让类似的争议落实到对具体的诗歌作品的辨识中。而这些隐蔽的环节，其实都构成了一种文学的贡献。

我自己的诗歌趣味更偏向非口语的诗性表达；表面上，和这套诗丛展示的诗歌类型存在着审美的冲突，但当认真拜读了第三辑“年代诗丛”收录的7位诗人的作品，还是感到了相当程度上的“震惊”。我自认是阅读广泛的诗人，阅

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出版史上，“年代诗丛”堪称继人民文学出版社的“蓝星诗库”之后最重要的出版品牌之一。与侧重于知名诗人的“蓝星诗库”不同，“年代诗丛”在编选策略上更侧重前瞻性，用主编韩东的话说，就是对“隐而未现”的诗人进行发掘。因此，从接受的角度来看，如果说“蓝星诗库”更适合入门型读者，那么“年代诗丛”或许更适用于进阶型读者。韩东曾在访谈中表示，编辑工作存在两种极端情况，一种是为了“多元”而毫无判断，另一种是一味追求美学风格的“一致性”。从这辑“年代诗丛”的编选情况可以看出，作为主编的韩东在规避这两种极端方面所做出的努力。

此次“年代诗丛”第三辑出版，距离第二辑已过去20多年。在这20多年间，中国当代诗歌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网络对诗歌的介入。网络的普及，使诗歌被迫改变了之前相对精英化的模式，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早期的网络诗歌论坛，如“诗江湖”“他们”“橡皮”“诗生活”，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诗歌民刊的一种延伸，它们秉持的诗歌趣味对这20多年的诗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作为《他们》的核心人物，同时也是网络诗歌论坛时期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，韩东在编辑“年代诗丛”第三辑时，所选的这7名诗人几乎都是网络诗歌论坛时期活跃的作者，这也让“第三辑”在编选上具有了总结的性质。

在诗集装帧上，“年代诗丛”第三辑继承了前两辑的小开本，在便于携带之余，也让这套诗丛拥有了一种“平民感”。在具体的诗人风格上，第三辑和前两辑一样，侧重于诗人的多样化呈现。这次入选的7名诗人在写作风格上均完全不同，各自有各自的独特性。在写作方向上，叙灵和朱庆和可以说是这一辑诗丛中相对较为传统的诗人。二人在写作质地上都有敦厚和淳朴的气质。在朱庆和的诗歌里，有中国当代诗中久违的“慈祥”。朱庆和诗歌的“慈祥”并非完全来自他的诗歌题材，而是更多地来自他诗歌的语气。朱庆和的诗具有一种特殊的技术，这种技术并不是表现在修辞层面，而是隐藏在修辞背后的心灵之中，带着与生俱来的悲悯之心，以及通过对生命的“肯定”，朱庆和用谦虚温和建立起一个罕见的“敦厚”型诗人形象。而以抒情诗人出道的叙灵，他近些年的写作很容易让人想到美国诗人斯奈德。从叙灵的诗句当中，我似乎听到了脚踏青草与碎石的声音，同时也能看到一位山中的探路者，用手中的棍子，拨开遮掩的杂草，找寻着方向。可贵的是，叙灵关于山野生活的书写，并不是源于某种对乌托邦的想象，也绝非对都市生活的逃离，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。在整体气质偏前卫的“年代诗丛”中，正是因为有叙灵和朱庆和这两位诗人的存在，使得整套诗丛拥有了一个坚实的基座。

如果将叙灵和朱庆和比作是这辑诗丛的“手刹”，那么方闲海则更像是这辑诗丛里的“油门”。方闲海的

因敦厚而前卫

□杜 鹏

诗歌有着强烈的反叛气质，他的存在使得“年代诗丛”拥有了一种“狠劲儿”。而这种“狠劲儿”的背后又有一种深情，所以我很愿意将方闲海的诗当成情诗来读。作为一名视觉艺术家，方闲海的诗人形象和他的艺术作品某种程度可以达到一种“互补”的关系，区别在于方闲海的绘画更偏抽象表现，而他的诗歌则相对更加写实。旋覆是罕见的既能融合中国古典的禅诗传统，同时又能深入介入当下现实的诗人。靠语感而成立的诗人并不罕见，但是靠语气成立的则少之又少，旋覆显然是这一路里的高手。我个人觉得，语气甚至比语感更难控制，因为语气既包含了作者的姿态，又掩饰了作者的姿态。也就是说，语气可能是诗歌语言里最隐而未现的部分。她是真正的“诗歌女巫”。但是她并没有让她的诗陷入一种纯粹的神秘主义境界，而是拥有了一种对形而上的追问。

唯零写出了一种属于“闯入者”的诗，读来除了陌生感，还有一种突如其来危险感，就像是恐怖片一样。然而，唯零的诗歌所带来的危险感，并未使他的诗沦为某种消遣品，反而赋予其一种非凡的质地。这种危险并非源于生活中的意外，而是来自心灵的意外。从唯零的写作路径来看，几乎找不到任何师承的痕迹，这也让他的作品更具原生的力量。在我的印象中，“橡皮”流派的诗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把诗写得“骨瘦如柴”。无论是杨黎，还是张弦、竖和乌青，他们都具备这个特点。难得的是，他们能在“骨瘦如柴”的风格之下，各自保持自身的独特性，这不得不说是“橡皮”流派的魅力所在。作为“橡皮”流派的诗人，竖写出了一种很有风度的诗，在整个“民间”写作阵营中颇为罕见。竖的诗歌处于“建构”与“解构”之间，不偏不倚，具有一种“形而上”的力量。

李万峰是这辑“年代诗丛”里年纪最小的成员，也是其中不多的善写长句的诗人。作为以智性为主导的诗人，李万峰在智性的面具下还隐藏着一个抒情诗人的内核。李万峰具有艺术批评家的身份，或许我们也可以把他的诗歌创作理解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艺术批评。在广泛涉猎之余，李万峰的诗歌不受任何观念的限制，反而拥有一种罕见的吸纳能力，这一点让我想起了同为艺术批评家的诗人阿什贝利。

在“年代诗丛”第三辑中，半数以上的诗人都是第一次正式出版诗集。不仅如此，在公开刊物发表作品方面，这7位诗人均不是各大文学刊物的常客，也极少在各种诗歌奖中露面。相较于他们作品的优异程度，这些诗人堪称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“遗珠”。由此可见，“年代诗丛”此前秉持的编选追求，即对陌生而优异的诗歌创作者的发掘，在最新一辑的出版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延续。与其说“年代诗丛”的出版是对中国当代诗歌“经典化”过程的纠偏，不如说是一种很好的补充。(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)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微信公众号二维码